清史研究前沿·多语种史料与历史书写

编者按: 多语种史料和文献记录着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与多维面相，蕴涵着政治变迁、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多源信息。综合利用多语种历史文献，对多种语言、多种书写传统所形成的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越来越为清史研究者所重视。本期刊发的两篇论文，皆立足于少数民族语言历史文本，廓清了前人的误读与误译之处，并由此分析了历史书写的文本选择、运用和话语特征。

文本误读与“英雄”的诞生

——“绰克图台吉摩崖诗”跋文新释

乌云毕力格

[摘要] 绰克图台吉摩崖位于蒙古国中部，镌刻于1624年。摩崖包括绰克图台吉的一首抒情诗和镌刻者的跋文，其中有一句蒙古语 mongγ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以往学者们解读其为“因蒙古呼图克图汗之缘故”，并以此为主要依据，认为绰克图台吉与蒙古林丹汗建立了政治同盟，一致反对满洲，是一位民族英雄。但是，研究者们对跋文文本的解读有误，mongγ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的确切含义是“在蒙古呼图克图汗之时”，跋文记载的仅仅是镌刻该摩崖的具体时间。本文重新解读跋文，指出绰克图台吉摩崖诗只是一篇抒情诗，作者为怀念其远方的姑母而作。蒙古国抬到神台上作为民族英雄的“新绰克图台吉”是国际学者的文本误读、部分学者的不科学非学术行为和历史上蒙古国家的文化霸权共同培育的怪胎。

[关键词] 绰克图台吉摩崖　učira的词义　文本误读

[中图分类号]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5）－01－0047－010

距离现在400年前的一个春日，即1624年3月4日（农历甲子年正月十五日），有两位蒙古人把一篇诗文镌刻在杭爱山齐齐尔里克后山的名叫都廷哈喇楚鲁的山崖上（位于今蒙古国中央省德勒格尔罕苏木境内）。这篇诗文的作者是喀尔喀蒙古贵族绰克图台吉（Čoγtu taiji，1581—

[收稿日期] 2024-09-24
[作者简介] 乌云毕力格（1963—　），男，内蒙古大学民族古典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呼和浩特010021，bilig63@126.com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明代西域多语种文本与国内民族交流史研究”（21VJXT017）阶段性成果。

1637），他于 1621 年 9 月 6 日（农历辛酉年七月二十一日），骑着披甲的粉嘴枣溜马，登高望东方，怀念远在鄂嫩河畔的亲人，随口即兴创作了这首诗，他的两位随从岱青恰（Daičing kiy-a）、贵英巴图尔（Güyeng baγatur）将其记录了下来，三年后镌刻在了岩石峭壁上。

这首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天上的上帝所在，地上的汗王所居，
上下虽然有区别，幸福与慈爱其性相同。
极乐净土的菩萨，金色世界的善人，
处所虽然有区别，保佑与慈悲其性相同。
人间英主的贤臣，阴间阎王的鬼判，
礼数虽然有区别，明断是非其性相同。
觅食不得的人，山林中的走兽，
生身虽然有区别，杀生捕食其性相同。
远偷近盗的贼人，觊觎牲圈的豺狼，
虽然外相有区别，贪婪之心其性相同。
我住在鄂嫩河边的亲爱的姑母，住在鄂尔浑、土拉河的我带病之身，
虽然罕哈和往流相距遥远，相爱思念其性相同。
此生若不能再相见，来世也要再相会，
就像慈母爱独生子，让我们以各种因缘相助相佑。[①]

绰克图台吉的两位随从镌刻诗文的同时，还附了这样一段跋文：

奉成吉思汗之裔、瓦齐赖汗之孙喀尔喀绰克图台吉之命，岱青恰、贵英巴图尔二人，mong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译文见后)，在成吉思汗诞辰水马年（1162）以来四百六十四年，生肖之首木鼠年（甲子年），（十二）月之首火虎月（正月），十五望日（1624.3.4），刻于玉宝般的岩石上。

这就是著名的“绰克图台吉摩崖诗”及其跋文。

在学界最早获知绰克图台吉摩崖的人是波兰东方学家符拉迪斯拉夫·科特维奇（W. Kotwicz），他于 1912 年听闻相关消息，后从蒙古方面拿到摩崖移录文，于 1923 年初次向学界披露其内容。1926—1927 年苏联著名蒙古学家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B. Y. Vladimirzov）发表《绰克图台吉摩崖》一文，该摩崖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正式起航。一个世纪以来，国际蒙古学界的前贤对绰克图台吉摩崖多次进行实地勘察、拍照或拓片，从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多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必须指出的是，对绰克图台吉摩崖诗的原本含义、镌刻这首诗的原本意图以及摩崖历史意义的判断，众口同声，基本上不断重复着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绰克图台吉学者们几乎没有掌握什么值得信赖的可靠史料，单凭摩崖诗跋文中的一句话把绰克图台吉“认定”为蒙古国民族英雄，将其推上了神台。然而，学者们对摩崖诗跋文的理解真的正确吗？绰克图台吉果真是这样的人吗？

一、绰克图台吉及其不同形象

绰克图台吉摩崖的研究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但相关问题的讨论还在持续。为了便于讨论，首先简单讨论一下绰克图台吉其人其事和后世对绰克图台吉形象的再创造。

绰克图台吉是蒙古史上著名的“中兴之主”答言合罕（Dayun qaγan，1473—1517）的玄孙，

① 笔者汉译，原文见冈田英弘：《关于绰克图台吉》（日文），《亚非语言文化研究》第一辑，1968 年，第 122-123 页。

喀尔喀万户左翼巴喀来·和硕齐（Baqarai qošiγuči）及其夫人青·必什列勒图·三音·玛迪·太噶勒（Čing bišireltü madi taiγal qatun）的独生子。他的游牧地位于喀尔喀蒙古中央地带的鄂尔浑、土拉两河之间的草原，具有洪台吉（Qong taiji）称号，经常参与喀尔喀贵族会议，是当时的一位有权势有地位的大贵族。绰克图台吉崇信藏传佛教，有文化修养，他和他的母亲一起，出资建造过如意宝刹等六座佛寺，并请呼和浩特的固什绰尔济（Güüši čorji）喇嘛翻译过《米拉日巴传》等佛教经典。

17 世纪 30 年代，因为女真–满洲之崛起，蒙古末代合罕林丹呼图克图汗（Ligdan qutuγtu qaγan，1582—1634 年，1604—1634 年在位）离开今内蒙古赤峰市北部一带的故土，向内蒙古中西部迁徙，引起漠南蒙古的战乱，有很多蒙古人为了逃避战乱去了喀尔喀左翼地方。为了争夺他们，绰克图台吉在喀尔喀掀起了内战，因此面临被流放和没收兀鲁思（领地和属民）的刑罚。于是，绰克图台吉利用同西藏噶玛噶举派首领的关系，从喀尔喀出走，奔向青海。在青海打败了生活在那里的土默特蒙古人，征服了青海，统治青海地面，被奉为“绰克图汗”。此后，和西藏的藏巴汗丹津旺布、安多的白利土司顿约多尔济结为联盟，从事迫害藏传佛教格鲁派和打击格鲁派靠山的活动。为了支援格鲁派，1637 年卫拉特蒙古联军在顾实汗（Güüši qaγan）率领下从今新疆北部南下，来到青海，一举消灭了绰克图台吉。

因为绰克图台吉曾经迫害过藏传佛教格鲁派，所以从五世达赖喇嘛（1618—1682）开始，藏传佛教格鲁派文人们纷纷声讨绰克图台吉。尤其是，18 世纪青海高僧松巴堪布（Sümba kambu）在他《青海史》一书中首先暗示绰克图台吉和林丹汗联合迫害格鲁派，而 19 世纪乌喇特僧人津巴多尔济（Jimbadorji）则在他的巨著《水晶鉴》中直截了当地说：“林丹汗、藏汗、白利汗和麻子绰克图这四个诺颜联合”迫害格鲁派。这些指控其实没有任何历史根据，只是因为后来林丹汗在奔青海的路上死在了甘肃境内。但无论如何，在蒙古佛教文人的著作里，这位绰克图台吉就成为和林丹汗联手迫害格鲁派的政教敌人了。

耐人寻味的是，绰克图台吉那首摩崖诗被镌刻三百多年后，苏联学者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发表了一篇研究摩崖的长文，1926—1927 年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连载两次，这成为绰克图台吉叙事的转折点。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绰克图台吉和林丹汗的关系不是反格鲁派联盟，而是反满洲人的政治联盟。他第一次把绰克图台吉摩崖跋文中的 mong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译成“为了纪念蒙古呼图克图汗”（以后的学者们据此都认为这段话的意思为“因蒙古呼图克图汗之故”），第一次把绰克图台吉描述为为蒙古的统一支持林丹汗反对满洲人的蒙古民族英雄。不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 20 世纪 40 年代，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激起蒙古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大力进行相关教育。这时，蒙古著名学者兼作家宾巴金·仁钦（Bimbagiin Rinchin）和苏联文学家塔里齐（Tarichi）创作了一个剧本《绰克图台吉》，目的是树立一个爱国民族英雄的伟大形象。这是正义之举，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对此我们必须予以完全肯定。作为剧本主人公的历史人物原型，仁钦选择了绰克图台吉，今天想来大概主要是因为苏联学者符拉基米尔佐夫那篇论文的观点。1945 年，该剧本拍成了同名电影。这部艺术作品把绰克图台吉塑造成为一个反抗外侮的蒙古民族英雄形象。战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了建构国家记忆，借助国史、教科书、邮票等各种官方渠道，将绰克图台吉在银幕上的文艺形象作为真实历史迅速普及到全国，结果绰克图台吉被神化，受到蒙古国民崇高的尊敬和爱戴。绰克图台吉在历史上的蒙古民族政教敌人的形象被改变成了爱国民族英雄。[①]

数年前，学界老前辈贺希格陶克陶先生发表了《< 绰克图台吉摩崖诗 > 研究回顾与评论》一文，对以往学界关于绰克图台吉研究的得失进行了梳理，在文章最后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① 乌云毕力格：《绰克图台吉的历史与历史记忆》，*Questiones Mongolorum Disputatae*，I，Tokyo，2005，pp.196−224。

“符拉基米尔佐夫等人一致认为，绰克图台吉是一位与林丹汗建立政治联盟、支持林丹汗并为蒙古的统一向满洲人进行斗争的人。若坚持此观点，必须解释摩崖诗中出现的‘因蒙古呼图克图汗之故，在成吉思汗诞辰水马年以来四百六十四年（刻写）’这段话。而乌云毕力格认为，林丹汗被迫离开故土西迁，是绰克图台吉立碑以后三年（1624）的事，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绰克图台吉与林丹汗有过什么联系。若坚持此观点，那就无法解释摩崖诗中的一段话，即‘因蒙古呼图克图汗之故’。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可以证明绰克图台吉与林丹汗之间到底有没有政治联盟的证据。所以，绰克图台吉与林丹是否存在某种关系，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问题。”[①] 贺希格陶克陶先生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很重要。

以往学者们认定绰克图台吉支持林丹汗，进而把绰克图台吉说成反满斗士，最初和最根本的依据就是绰克图台吉摩崖中的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这段话，因为大家一直理解它为“因蒙古呼图克图汗之故”或“为了纪念蒙古呼图克图汗”。

因此，笔者有必要专门讨论绰克图台吉摩崖诗跋文的确切含义，澄清相关的一些疑问，也对自己旧作进行修订和补充。本文的目的即在于此。

二、以往学界对绰克图台吉摩崖诗跋的解读

在清代格鲁派僧侣文人之后，学术研究中把绰克图台吉和林丹汗联系起来的第一个人是德国学者戈奥格·胡特（Georg Huth）。1894 年，胡特在《察罕板升碑文》一书中，利用前文提及的一些蒙古佛教文献的零星记载，在学界率先提出绰克图台吉和林丹汗是反格鲁派的盟友。[②]1926—1927 年，鲍·雅·符拉基米尔佐夫在《绰克图台吉摩崖》（连载两次）一文中批评胡特，将绰克图台吉摩崖跋文中的 mong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一段话解释成“为了纪念蒙古呼图克图汗”，进而认为绰克图台吉和林丹汗是反满洲人的联盟。[③]1944 年，宾巴金·仁钦和塔里齐创作剧本《绰克图台吉》，[④] 利用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塑造了支持蒙古大汗林丹汗反满的民族英雄绰克图台吉的艺术形象，后来该剧本被拍摄成同名电影。这本来与学术无涉，但后来的学者偏偏把剧本当成了史料。1963 年，蒙古国历史学家那楚克多尔济 (Sh. Natsagdorj) 出版《喀尔喀史》一书，接受了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观点，也接受了仁钦的文学想象，说绰克图台吉在 1624 年为纪念林丹汗即位 20 周年立了碑（蒙古从未有过纪念合罕即位周年的传统，而且蒙古纪年一直用阴历，林丹汗即位二十周年应在 1623 年！）。绰克图台吉被逐出喀尔喀，是因为在对待林丹汗的属民问题上与喀尔喀其他贵族意见不一致所致。那楚克多尔济氏还毫无根据地说，绰克图台吉去青海不是偶然的，而是为了和林丹汗会合，以青海为根据地，完成他们的使命。[⑤] 蒙古国另一位历史学家共果尔 (D. Gongor) 几乎全盘接受了那楚克多尔济的观点，说绰克图台吉摩崖上的“因蒙古呼土克图汗之故”表明，该碑是绰克图台吉为了纪念林丹汗即位 20 周年而建立的。[⑥] 那楚克多尔济是 1955 年和 1968 年两部《蒙古人民共和国史》中 17 世纪历史部分的执笔者，因此，他的观点也就变成了蒙古国官方的观点。2003 年出版的《蒙古国史》的基本观点

---

① 贺希格陶克陶：《<绰克图台吉摩崖诗>研究回顾与评论》，《贺希格陶克陶文集》（上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13 年，第 309–310 页。

② Dr. George Huth，*Die Inschriften von Tschagan Baišiñ, Tibetisch-mongolischer Text, mit einer Übersetzung sowie sprachlichen und historischen Erläuterungen*, In Commission bei F. A. Brockhaus. Leipzig, 1894.

③ 符拉基米尔佐夫 1926，pp．253–280；1927，pp.215–240。蒙古作者协会办：《朝克》（蒙古文文学季刊）1944 年第 2 期，第 3 / 4 期（合刊），乌兰巴托，国家出版局中央处，1944 年。

④ 蒙古作者协会：《朝克》（蒙古文文学季刊）1944 年第 2 期，第 18–43 页；1944 年第 3 / 4 期（合刊），第 32–51 页。

⑤ Sh. 那楚克多尔济：《喀尔喀史》（基里儿蒙古文），国家出版局办事处，乌兰巴托，1963 年，引自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7 年蒙古文版，第 69–70 页。

⑥ D. 共果尔：《喀尔喀史纲》（基里儿蒙古文），乌兰巴托，1970 年，引自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1990 年蒙古文版，第 430 页。

和上两部的观点完全一致，对绰克图的评价甚至更上一层楼："绰克图台吉在林丹汗即位20周年之际刻写在岩石上的七段诗及其附文，成为他的政治、哲学、宗教思想的表现。这首诗，通过想念姑母哈鲁图的心情，表达了支持林丹汗的意思。"① 蒙古国历史教科书写道："在林丹汗即位20周年之际的1624年，绰克图台吉立了［题为］因呼图克图汗之故的碑。因为，绰克图台吉一方面彻底支持了林丹汗的事业，另一方面已经和喀尔喀的诺颜们在思想上发生了分歧，所以，为了和林丹汗合力作战，于木狗年即1634年去了青海。"② 中学文学教科书关于绰克图台吉的内容汇总也写道："绰克图对黄教和满洲侵略者进行不懈的斗争，到1637年牺牲。绰克图不仅是一位为祖国的独立而战斗者，而且还是一位欣赏家乡、歌唱家乡的天才的诗人。"③

很显然，符拉基米尔佐夫把绰克图台吉摩崖跋文中的 mong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一句理解为"为了纪念蒙古呼图克图汗"，在此基础上断言绰克图台吉和林丹汗之间的关系不是反格鲁派联盟而是反满洲人的政治联盟。此后，学者们一路被符拉基米尔佐夫牵着鼻子走，发挥各自丰富的想象力，凭空断言绰克图台吉为林丹汗的忠实盟友，为了和林丹汗一道反抗满洲人，不惜背井离乡甚至英勇牺牲，因而被歌颂为蒙古的爱国主义英雄。

因此，摩崖跋文中的 mong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一句的解读显得十分重要，我们有必要认真去分析、解释这段话的本来含义。

三、蒙古语 Učir（兀赤儿）的语义

在摩崖跋中出现的 mong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中的 mongol-un qutuγtu qaγan（蒙古呼图克图汗）指林丹呼图克图汗无疑。在1624年时，在喀尔喀蒙古有札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两位汗，没有其他叫作呼图克图汗的人。包括漠南蒙古和卫拉特蒙古在内的蒙古各部中，只有一位呼图克图汗，那就是蒙古末代合罕（大汗）林丹。林丹汗于1604年12岁时即大汗位，成为当时蒙古名义上的合罕，合罕宫帐在察哈尔万户。16世纪末17世纪初，女真在东北一隅兴起，其首领努尔哈赤很快统一女真各部，1616年建国，成为蒙古最大的威胁。林丹汗不敌努尔哈赤，1627年西征蒙古右翼，掀起蒙古内战，虽然暂时控制了右翼蒙古，但迫于女真的压力，继续西迁，1635年在甘肃大草滩病逝。在林丹汗与女真（1636年改族名为满洲）的对抗，以及林丹汗西征的过程中，漠北喀尔喀蒙古人完全没有参与其中。但作为蒙古名义上的合罕，林丹呼图克图汗的名字在漠北喀尔喀人绰克图台吉摩崖中出现非常自然。

那么，关键在于对 učira 这个词的解读。

Učira 由名词 učir 和与位格附加成分 -a 构成。在现代蒙古语里，učir 的含义是：1."原因"、"缘故"（基本含义）；2."事情"（延伸词义，主要在现代中国蒙古族中用）。正因为如此，自符拉基米尔佐夫以来学者们都理解这段话为"因呼图克图汗之故"。

但是，在蒙古语里和表示"原因"的 učir 并存另一个同音词 učir，在现代蒙古语中不再使用了。接下来，我们查阅相关资料。

目前，收该词的最早的文献是14世纪的蒙汉辞书《华夷译语》。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所收《华夷译语》和《增定华夷译语・韃靼馆》的"时令门"中都收了一个词组，蒙古文写 čaq učir，音译为"察黑兀赤儿"，汉译为"时刻"。④ 其中，čaq 的古今蒙古语意思都一致，就是"时间"，而这个 učir（兀赤儿）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词，该例子中

---

① 蒙古科学院历史所编：《蒙古国史》，乌兰巴托，2003年，第68页。

② T. 占布拉道尔济、Č・草勒门等：《历史》（基里尔蒙古文），中学七年级教科书，乌兰巴托，1998年，第131–132页。

③ A. 色拉呼：《文学》（基里尔蒙古文），中学八年级教科书，乌兰巴托，2003年，第11–12页。

④《华夷译语》，《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册，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本，1988年，第131、214页。

它的意思显然是与时间有关的词，和“察黑”连起来就可表达“时刻”的意思。

涵芬楼所收另一种《华夷译语》中明太祖给蒙古阿札失里的诏书即《诏阿札失里》里也出现了若干个“兀赤儿”（učir）。该《华夷译语》文本和北京图书馆善本有所不同，首先用汉文音写蒙古语，在蒙古语词旁边注汉语意思（旁译），每句话又做了汉译（总译）。下面举其中的几个例子（旁译写在括号里）：

例 1：“额捏（这）薛里兀讷（凉的）兀赤里（时节）额鲁孙（趁着）。”复原蒙古文后可以转写为：ene serigün-ü učir-i erüsün。《华夷译语》的原译文为：“趁此天凉时节。”[①]“兀赤里（时节）”是蒙古语 učir 后面加宾格附加成分 -i 的形式。

例 2：“牙不恢（走的）兀赤儿（时节）图儿（里）失列门（人名）鲁瓦（一同）八澜都秃孩（商量定着）。”复原蒙古文后可以转写为：yabuqui učir-tur Širemün luḥ-a barildutuqai。《华夷译语》的原译文为：“临行当与失列门期”，[②] 意思是“临走时”。兀赤儿 = učir= 时节。

例 3：“罕（皇帝）孛鲁黑三（做）兀赤儿（时节）图儿（里）。”复原蒙古文后可以转写为：qan boluqsan učir-tur。《华夷译语》的原译文为：“他做皇帝时。”[③] 兀赤儿 = učir= 时节。

在《华夷译语》里还有其他例子，[④] 都是“兀赤儿（时节）”，可参考。

据以上例文，“兀赤儿”（učir）的旁译还是总译都说明它的意思是“时节”。笔者虽然尚未发现 14 世纪以前的例子，但作为蒙古语词，它一定不是 14 世纪才出现的。考虑到满语里也有这个词的同源词（见后），učir 应该是阿尔泰语系的一个古老的词。

接下来，在清代蒙古语文献和满蒙汉合璧文献里我们发现了更多的例子。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是记录太宗天聪朝到圣祖康熙初年的清朝内秘书院的蒙古文档案。其中顺治十三年（1656）档案收了八月初一日顺治帝颁给内扎萨克蒙古各部 42 名贵族的敕书，敕书内容和格式基本一致，对蒙古贵族论功行赏和封爵，晓谕多尔衮摄政时期皇帝未能接见蒙古贵族之缘由，勉励他们为亲政的顺治帝效力。在这些敕书中都出现了以下两句话：1.“×××（蒙古贵族名）törölki töb šidurγu boluγad，taisung-un *učir-a*，čaγ *učir-i* medeged，saγar ügei ünen sedkil-iyer oruju”（汉译：“××× 天生为人正直，在太宗时，审时度势，诚心内附）。2.“qola γajar-ača tan-i iregsen *učir-a*, bi-ber čegerelejü γarqu-yin tulada, tegüber jolγaγsan inu čögeken”（汉译：尔等自远方来时，因朕忌讳外出，是故多有不接见时）。[⑤] 第一句中的 taisung-un učir-a，不是“因太宗之故”，而是“在太宗之时”；第二句中的 tan-i iregsen učir-a 不是“因为你们来”，而是“当你们来时”。显然，在 17 世纪的这些文书中蒙古语 učir-a 仍然还是作“时节”解。

在《满洲实录》里可以发现同样的例子。《满洲实录》一般被视作乾隆时期的文献，但至少其部分资料是入关前的，单就这篇论文里的主题论证来讲，其成书时间可以暂不考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部满蒙汉三语合璧文献，所以它更有说服力。看两个例子：

卷一：蒙古文：“edüge jirγuγan noyad qada-luγ-a daisun bololčabai. ene *učir-tur* jirγuγan noyad-i dailay-a kemen ögüleldüged”，与此对应的满文为：“te ninggutai beise hadai gurun-de dain ohobi. ere ucuri ninggutai beise-be dailaki seme”。满文的意思是“现在宁古塔官人们和哈达国为敌。此时，说要讨伐宁古塔官人们”。所以《满洲实录》对应的汉文为“今彼与哈达国已成仇隙。乘此机会

① 《华夷译语》，第 21a 页，《涵芬楼秘笈》本。

② 《华夷译语》卷 3《诏阿札失里》，第 21b 页。

③ 《华夷译语》卷 3《诏阿札失里》，第 25b 页。

④ 《华夷译语》卷 3《诏阿札失里》，第 26a 页；第 28a 页。

⑤ 《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第 5 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181 页。

宜往报仇。”[①] 和满文的 ucuri 对应的蒙古文“učir”显然也是“时候”的意思。

卷二：蒙古文：“niqan wailan-i saγuγsan olqon neretü qota-yi qadqulduju abuluγ-a. tere *učir-tur*, niqan wailan qotan dotor-a ügei ajuγu”，与此相对应的满文和汉文分别为：“nikan wailan-i tehe olhon-i hoton-be afame gaiha. tere fonde nikan wailan hoton-de akū bihebi”，“进攻鄂勒珲城，克之，时尼堪外兰不在城中”。[②] 蒙古文的 tere učir-tur 在满文中作 tere fonde（那时），而在汉文中为“时”，可见也是“那个时候”的意思，而不是“因为那个缘故”。所以，满蒙文应翻译为：“攻取尼堪外兰所居鄂勒珲城。在那时，尼堪外兰不在城中”。

我们往下再看看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蒙古文书信档案中的例子，这些实例关乎 18—20 世纪初蒙古语。作为书信，它可以兼顾书面语和口语。

嘉庆六年（1801），内蒙古东南部的土默特旗扎萨克玛尼巴达喇致西藏甘丹赤巴的书信中写道：“gocika amban gurun efu jasaγ wang manibadara bar, jon nomon qan k`aldan širegetü samadi baγsi qutuγtu gegen-ü amur-i erimü. *ene učir-a* gegen-ü beye amur tungγalar amui-ja, ene jil-ün……”根据上下文，这里的 ene učir-a 显然是“在此期间”的意思，所以可以将其汉译为：“御前大臣固伦额驸扎萨克王玛尼巴达喇向卓尼诺门汗·噶勒丹锡呼图·萨玛第巴克什·呼图克图请安。在此期间，想必呼图克图贵体硬朗。今年……”

光绪三十一年（1905），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长阿巴噶扎萨克杨桑致达赖喇嘛的信中也写道：“šili-yin γol-un čiγulγan-u daruγ-a-yin tusiyal-dur orolduγsan abaγ-a-yin wang mongqaγ šabi yangsang kičiyenggüilen jalbariju šasin-u qaγan bazar dar-a dalai blam-a-yin gegen tan-u altan kürdetü ölmei-yin door-a sügüdču tümen amuγulang-i ailadqan ariγun qadaγ ergün debsigülbe. *ene učir-a* abural-un degedü oroi-yin čimeg boγda tan-u asuru γaiqamsiγ gegen larsin asita tungγalaγ saγatun amu. ende dooradu šabi yangsang……”这里又出现了 ene učir-a 字样，根据语境，还是“在此期间”的意思。故这句话可以翻译如下：“锡林郭勒盟长阿巴噶王爵鄙徒杨桑谨祷，在法王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金轮足前跪请万安，奉上圣洁哈达。在此期间，至上怙主顶饰圣尊之极妙贵体常在硬朗否。在此，鄙徒杨桑……”

在这批档案中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以上举的例子一个是内蒙古东部的，另一个是内蒙古西部的，很有代表性，所以其他例子就不一一列举了。

清末的蒙古文档案显示，在表示“在这个时候”“在这期间”等意思的时候，当时蒙古语还用 ene tuqai，ene üy-e，ene udaγ-a，ene ildar-a 等等。[③] 显然，后来这些表达方式用得越来越多，最后替代了 ene učir-a 这样的用法。

根据以上例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učir 的语义是“时节”“时候”，是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这与表示原因的另外一个蒙古语词 učir 是同音词，二者不能混淆。

第二，目前能看到的记载 učir 这个蒙古语词的最早文献是 1389 年的《华夷译语》。该词至少到 20 世纪初年在蒙古人日常生活语言中还在使用。

---

① 《满洲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第 6 册，辽宁民族出版社，2016 年，第 0191 页。

② 《满洲实录》（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清太祖满文实录大全》，第 0253 页。

③ 比如，“šangjudba šambadobdan blam-a-yin amur tungγalar-i erin ergübe. ene udaγ-a blam-a-yin bey-e amur tungγalaγ amuu”（“奉书向商卓特巴·善巴多布丹喇嘛请安。此时，喇嘛身体安康吧”，《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 8 卷，西藏民族出版社，2018 年，第 297−298 页）；“zangjud šambadubdun tan-a amur tongγalaγ-i erin ergübe. ene tuqai erkim zangjud tan-u bey-e amur tungγalaγ amu.”（“奉书向强佐善巴多布丹请安。此时尊敬的强佐身体安康吧”，《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 9 卷，第 33−34 页）；“degedü šangjudba blam-a tan-u amuγulang-i ailadqan ergübe. ene üy-dür degedü blam-a tan-u bey-e amur tungγalaγ büged……”（“奉书向尊上商卓特巴喇嘛请安。此时尊上喇嘛贵体安康吧”，《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馆藏蒙满文档案精选》第 9 卷，第 63−64 页）。

四、Učir 在阿尔泰语系语言中的语义

我们再考察一下，蒙古语 učir 在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语言中有无同源词、同音词，其语义如何。这会帮助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该词的语义。

阿尔泰语系语言一般来说指蒙古语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经我们考察，在突厥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语言的个别语言里还能够找到与蒙古语 učir 同源的词。

首先是满语。日本学者河内良弘编著的《满洲语辞典》是目前为止最优秀的一部满语辞典，河内氏在该辞典里几乎尽收文献所见的满语词，并在解说部分中引用了记载相关词汇的各种元典及其具体出处。据这部辞典，在满语里与蒙古语表示时间的 učir 同源的有 ucuri 一词，基本意思是“时期”“时机”。除河内氏举的例子外，[①] 我们前文还列出《满洲实录》的若干例子，下面再从《满文老档》中看一些例句。该文献中 ucuri 的使用率很高，多达五十余次。下面仅举几个例子：

《满文老档》卷 8 第 7 页：mini dehi nadan tumen cooha, ilan biyai tofohon de, biyai genggiyen-i *ucuri*, jakūn jugūn-i cooha genembi seme bithe isinjiha（来文称，我四十七万军队将于三月十五日月明时分八路进军）。

卷 90 第 14–15 页：cahar-i han bethei fatan weihuken aššahabi, ere aššaha *ucuri* morin tarhūbufi ere niyanciha-de non-i abaga, karacin, tumet-i emgi cooha jurambi（察哈尔汗之根脚已动摇。在此动摇之时，抓马膘，出青草时和嫩（江）阿巴哈、喀喇沁、土默特一道出征）。

卷 92 第 50 页：han aikabade ere *ucuri-be* tašarame dulembuhe-de, udu minggan aniya seme ucararangge inu mangga（如汗坐失此良机，千载再难逢）。

卷 104 第 23 页：bi abkai buhe *ucuri-be* waliyafi genembio（我要放弃天赐良机吗）。

卷 144 第 6 页：tulergi geren goloi beise hebdefi, abkai gūnin-de acabume, erin *ucuri-be* dahame, han ejen-i erdemu-be tolome, amba gebu-be toktobuki seme（外藩诸官人商议，将迎合天意，顺从时机，列举汗德，议定尊号）。

从以上例子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满语 ucuri 和蒙古语 učir 是同源词，都表示时间概念，一方面指一个时间段，另一方面表示时机，其用法与蒙古语基本一样。

其次是突厥语。在突厥语系各语言资料中，首先在晚期回鹘语资料中找到这个词。1436 年成书的回鹘文 *Tazkiräyi Awliya* 一书中有这样的例子“……bir kün altmïš altunγa bādām aldï. ol učurda bādām aγïr boldï. birägü keldi kim：‘Bu bādāmnï bir yolï barïn maŋa satqïl.’ dep, Serï Saqatï ayttï: ‘Altmïš üč altun berip alγïl.’ dep. ol kiši ayttï: ‘bādām emdi aγïr bolup turur, toqsan altun beräyin.’ dep.”[②] 译文：“有一天 [塞里 · 萨哈提] 花了六十金钱买了巴大木。那时巴大木太贵了。有人过来说：‘这个巴大木全卖给我吧’。塞里 · 萨哈提说：‘给六十三金（全）拿走吧’。那个人说：‘巴大木现在太贵了，给你九十金吧。’这里的 ol učurda 的意思显然是“那个时候”。

在 15—19 世纪中亚突厥语书面语察合台语文献中也能找到表示“时节”的词 učur。比如，著名诗人艾里西尔 · 纳瓦依（1441—1501）《文坛荟萃》（*Mäjalisü'n - Näfayis*）中有 bu učurda derlär, kim šāgirdläri bilä taγ gäštigä barïp bir fäqïrγä tägip ölüp ärmiš.（最近他跟学生一起爬山时 [滚落的] 头砸死一位穷人）。[③]《选史》（1502—1503 年成书）中也有这样的例子：

---

① 河内良弘编著《满洲语辞典》，松香堂书店，2014 年，第 1114 页。

② SUGAHARA , M. *Tazkira-yi Awliya in the Uyghur script. I. Introduction and text in transcription*. Kobe, 2007，p. 334.

③ Kaçalin,Mustafa，*El -Lugatu'n-Neva'iyye Ve'l-İstişhadatu'l-Cagata'iyye Nevâyî'nin Sözleri Ve Çağatayca Tanıkları*. Ankara: TDK Yayınları. 2010. P.255.

(121b) bu Qaračin Bahadïr Šāh−zādälärin alïp Tämür (16) Qutluq Ḫan oγlï Qāsïm Ḫanγa bardï ersä, ol daγï Manγït Tämür Bäggä (17) tapšurdï. Basa ol učurda Aḥmäd Ḫan, Ïbaq Ḫan, Manγït ʻAbbās Bäg birikip, kälip (18) Qāsïm Ḫannï Ḫājï Tarḫan toyïnda qapadïlar ersä, Qāsïm Ḫan Täm ü r Bäg birlän sözläšip (19) Qaračin Bahadïrγa šāh−zādäläriŋizni alïp, Täŋridin tiläp barïŋïz dep ʻizzät (122a/1) [qïldï] ersä,.

喀拉钦巴哈都里携其王子们（昔班尼兄弟）赴帖木儿忽秃里克汗之子哈瑟木汗处，欲（将其）托付给该处的芒吉特帖木儿伯克。在那时，阿赫迈德汗、依巴克汗、芒吉特阿拔斯正一同而来，在哈只塔尔汗的宴会攻打哈瑟木汗，哈瑟木汗与帖木儿伯克商量，给喀拉钦巴哈都里说："您带您的王子走吧，愿上天保佑您。"①

在柯尔克孜 / 吉尔吉斯语资料里能够找到这个词，发音为 ycyr（učur）。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中常见这个词，在其他文献中也频频出现。在《吉尔吉斯语词典》对 učur 的解释如下：1. 指特定的某个时代（年代）；2. 时间段；3. 如同"Маал"，指某个时代，但更多时候用在"按时写作业"，"来的及时"，"来的是时候"等语境中。②

在回鹘语、察合台语、柯尔克孜语等文献中都有 učur 这个词，和蒙古语一样都表示时间。但现在学界一般倾向于认为，učur 是突厥语中的蒙古语借词，对此我们目前还无法下最后结论。但若果真如此，它更加有力地证明，在蒙古语里就是有表示"时节"的 učir 这个词，它还影响了阿尔泰语系的其他语言。

五、结论

据以上考证，绰克图台吉摩崖跋中提到的 mongγ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的意思是"在蒙古呼图克图汗之时"。这与我们文献中出现的 taisung-un učir-a（太宗之时）的表达方式完全一致。

据此，绰克图台吉摩崖跋文的正确理解和翻译应该如下：

奉成吉思汗之裔、瓦齐赖汗之孙喀尔喀绰克图台吉之命，岱青恰、贵英巴图尔二人在蒙古呼图克图汗时，于成吉思汗诞辰水马年以来四百六十四年，生肖之首木鼠年，（十二）月之首火虎月十五望日，镌刻于玉宝一般的岩石上。

至此，我们可以断言，以往学者们对绰克图台吉摩崖跋文的理解是错误的，该跋中完全看不到绰克图台吉和蒙古林丹汗有任何历史关系的信息。摩崖跋文记载的仅仅是镌刻该摩崖的具体时间，即蒙古呼图克图汗（林丹汗）时期的某年某月某日镌刻之意，这样的做法对生活在林丹汗时期的蒙古人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

基于笔者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就绰克图台吉的历史和历史记忆可以做如下结论：

首先，绰克图台吉摩崖诗是一篇抒情诗，台吉因怀念远在鄂嫩河畔的姑母而作。他面向东方没有遥望内蒙古的意思，怀念姑母没有隐喻支持林丹汗之意，这些纯属过度解读。

其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仁钦创作树立蒙古民族英雄的文学作品，以激励蒙古人民的爱国热情，号召人民抵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正义之举，值得赞扬。但是，仁钦所选择的历史人物原型不能说是成功的。后来，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们以仁钦的文学作品为依据编写历史是荒唐的，文学界的学者们人云亦云是不科学不严肃的。

最后，历史上真实的绰克图台吉是 17 世纪前期喀尔喀蒙古大贵族，一个具有文学修养和佛

---

① 《选史》（*Tavārīkh-i Guzīda*），1563 年手抄本，大英图书馆藏，编号为 Or 3222。需要说明的是，清代察合台文档案文献中也出现大量 učur 这个词，意思是"原因"，和满文的 jalin（事由、原因）相对应。清代察合台语的表示原因的 učur 这个词应该是受到晚近蒙古语影响的结果。

② А. Акматалиевдин, *КЫРГЫЗ ТИЛИНИ СӨЗДҮ*ГҮ, AVRASYA PRESS, Бишкек :2010.

教信仰的人，但他也是发动过内乱并被驱逐的人；而蒙古国抬到神台上的作为民族英雄的“新绰克图台吉”则是国际学者的文本误读、部分学者的不科学非学术行为和历史上蒙古国家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共同培育的怪胎。

References

Qingneimishuyuan mengguwen danganhuibian (Compliation of Mongolian archives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Qing Dynasty). Hohhot: Neimenggu renmin chubanshe, 2006.

Manzhou Shilu (Manchu chronicles). Shenyang: Liaoning minzu chubanshe, 2016.

Misreading the Text and the Birth of a Hero: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stscript to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Choktu Taiji

Oyunbilig Borjigidai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in National Philology and Classics,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bilig63@126.com)

Abstract: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Choktu Taiji (1581-1637), located in Central Mongolia, i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most iconic and significant symbols of Mongolian script and literature. The main inscription, dated 1624, is a poem carved into the rock, composed by Prince Choktu, and is followed by a postscript written by the carver. The postscript includes a sentence in Old Mongolic, which reads: mongγol-un qutuγtu qaγan-u učira. This phrase is typically interpreted as “because of the Mongolian khutuktu khan,” and this understanding has served as the primary evidence for an alleged political alliance between Choktu Taiji and Ligden Khan (ruled 1604-1635). This interpretation is further viewed as indicative of Choktu Taiji’s ongoing opposition to the Manchus, thereby transforming his image into that of a national hero of Mongolia. This paper offers a new reading of the poem along with a philological analysis, concluding that the so-called “poem on the rock” is simply a lyrical composition in which Choktu Taiji laments his long-lost aunt. On one hand, Choktu Taiji was a member of the Khalkha aristocracy and a devoted Buddhist with literary talent; on the other, he instigated revolts and was once exiled. Ultimately, the designation of Choktu Taiji as a national hero of Mongolia is an erroneous byproduct of a combination of misinterpretations by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along with the efforts of individuals—both scholarly and non-scholarly—seeking cultural hegemony over Mongolian history.

Keywords: the stone inscription of Choktu Taiji, the meaning of učir, reading errors